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

第三回 身入諫台揭參降將 心存叵測謀刺賢臣

且說名捕童順，跟隨龍溪知縣蘇希東回轉衙門，商量一番。希東道：「我是他的屬下，他是堂堂四品黃堂太守，未曾參革，怎好去拿捉他？還是你趕快回省請示機宜，然後下手為是。」

童順答應了，回到客店，向副手說明一切，仍命他留在龍溪暗中監視，自己便立刻動身回省。到撫轅上將經過情形向林公告知，並請示辦法。

林公聞說，便去與巡撫商議，即下密札與龍溪協鎮，命將李太守拿解省垣。童順當即領了密札，仍回到龍溪縣，逕投協鎮衙門求見劉協鎮，呈上密札。劉協鎮看畢，因事關重大，不敢怠慢，一面命曹游擊帶兵二百名隨後入城，自己帶著一小隊親兵，同了童順，先行飛馬入城。

直至府署前下馬，只說有緊急公事求見。號房急行入內稟白，劉協鎮也不等回話，早已下馬離鞍，直到內花廳門首。號房正從內走出，說道：「啟稟大人，老爺有寒疾不能下牀見客，故此擋駕。」劉協鎮說：「你的老爺明明在裡邊說話，何用擋駕？」說罷逕自入內。知府欲避不及，只得含笑相迎，問道：「協鎮枉駕，有什麼重要公事？」劉協鎮答道：「奉撫憲密札，特來相請。」李太守情知不妙，故作莊嚴厲聲問道：「究竟何事，用得著如此吞吞吐吐？縱然要與本府為難，也得說個明白。」

劉協鎮冷冷地答道：「此事連我也不知道，我但奉了撫轅密札，照札辦理罷了。你欲知端的，到了撫轅自會知道。」說著舉手一揮，早有十數個親兵擁了李太守就走。此時，曹游擊已帶隊趕來。劉協鎮命他入內，把盜官眷屬拘捕，只有一個媼太，以外盡是僱用的男女僕役。劉協鎮押著一千人赴省，童順與兩副手也一同回省，好不有興。到了撫轅，協鎮遞了手板落官廳，童順自到簽押房，叩見張撫，把捕盜始末情形，詳細稟明。張撫慰諭一番，便傳見劉協鎮，張撫當面獎勵一番，消差回去。

那個盜官，發臬司提審。他自知末日已至，無可抵賴，一口承招。供稱原為東南海上鳳尾幫的大盜，旋識京中某大員，適逢河南水災，特開捐例，即帶巨金入都，遵例報捐實缺知府，實授漳州知府。到任以後，滿指望可以搜括多金，不料毫無出息，自思身手不弱，借此知府官銜，做個幌子，暗中仍做舊日竊盜生涯。如此一來，倒可兩全其美，並且永無破露之日。主意打定之後，隨即進行，果然一帆風順，非常利市，共計數十起。外間之人，只道龍溪出了高手飛賊，卻無人疑心到我。不料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前夜又出外行竊歸來，忽被人一飛蝗石打破頭額，以致敗露。事已如此，情甘服罪。當下畫供之後，定成死罪，僕婦及盜妾遞解回籍，此案即行結束。

時屬歲暮，春闈期近，林公即向張撫辭職，入京應試，中進士，派習國書，授翰林院編修。其時公年方二十七歲，雖則職居清秘，對於行軍佈陣，悉心研究，六曹事例，及用人行政的得失，綜核無遺。一班忠正大臣如潘世恩、王鼎輩，皆稱林公為將相才！歷江西、江南、雲南等正主考，所收門生，如賴恩爵、李廷玉等，皆是智勇兼備。至嘉慶廿五年，林公補授御史，對於察吏除奸，切實彈劾，不避權要，同寅稱他為鐵面御史。

那時東南海上有劇盜張保仔，橫行閩、粵沿海各縣，犯案不下數百起，粵省屢派大兵剿捕，無如張盜狡猾，忽在粵海劫商船，忽在閩邊劫行旅，出沒無常，累得官兵疲於奔命，勞師糜餉，日久無功。不得已改剿為撫，許他悔罪投誠，張盜即串匪眾投誠，初授游擊職，歸鎮私統領節制。保仔卻也勤於職務，屢次緝獲大宗私鹽，論功擢升，不滿二年，已官至副將。強盜一變而為三品武官，可算得倖倖極了，但還未能滿足他的奢望，百計貪緣，先和福州將軍禮和訂結金蘭交，得悉禮和與穆彰阿有些親情，密托禮和饋贈萬金，懇他保舉總鎮。穆本是貪鄙之夫，現官兵部尚書，頗得嘉慶帝寵幸，他既受保仔萬金，竭力保舉。隔不多時，廈門總鎮出缺，穆彰阿就密保張保仔繼任。

恰巧姚石甫觀察進京陛見。姚與林公同年，林公設席為姚洗塵。石甫在席上談及張保仔出身綠林，官至副將，已嫌過份，現在穆尚書又密保他升廈門總兵，恐怕未能服眾。林公訝然問道：「老哥從何處聽得這個消息？只怕傳聞失實吧？」石甫答道：「今日因公晉謁穆尚書，穆公曾向弟說：『朝廷擬升張保仔為廈門總兵，老哥與他同省，可知他能勝此重任否？』當下我含糊對答，未下斷語。」林公接口道：「老哥為什麼不直說張保仔不當擢升總鎮呢？」石甫答道：「穆公肯替他密保，必然收受重金。小弟人微言輕，說也徒然，不如含糊回答為是。」林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弟身任言官，豈能袖手，自當據實參奏。」

當下大家又談些閒話，賓主盡歡而散。

林公有事在心，回到家中，思量了一會，便提筆草就奏疏，彈劾張保仔，疏中大意謂：「張保仔原係艇戶出身，幼嗣廣東海盜巨魁張一為子，自張一死後，由保仔接管幫船數百艘，盜伙數萬人，橫行海上，犯案如山，官兵屢剿無功，在事諸臣，不得已而舍剿言撫，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。按張保仔自悔罪投誠以來，屢次反覆，擁眾要挾，當局皆以升官加餉了之，未建尺寸之功，官主副將，已覺過份。今聞將升廈門總兵，竊恐狼子野心，官愈高而慾望愈大，養癰成潰，必遺後患。」

疏上以後，嘉慶帝覽奏動容，即號林公至御前說道：「所奏不為無見，但是你稱養癰成潰，難道好將他治罪不成？」林公跪奏道：「聖恩寬厚，既許他投誠於前，現在尚無顯著劣跡，似未便遽加處分，為今之計，只命他去剿滅海盜。東南海上，現在四大幫三小幫：大幫如鳳尾幫、水澳幫、蔡牽幫，皆是閩盜；另有一幫為粵盜。小幫如箬橫幫、黃蔡幫、和尚秋等，皆兇猛異常。莫如用以毒攻毒之計，命張保仔認真剿伐，勝則論功擢升，敗則亦無所惜。」嘉慶帝也甚以為當，即將林公奏疏給穆彰阿閱看，收回成命，命穆彰阿披閱林公奉疏，懷恨在心，因有上命，不敢辯駁，立即札飭張保仔下海捕盜，另附一私函，詳述林公參阻升任總兵的經過。保仔接閱札飭及私函，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七竅眼生煙，牙癢癢地說道：「俺與林某前日無仇，往日無冤，為甚與俺作對，阻我升官，使俺空費巨額金錢？最可惡的，又使出這蛇吃蛇的毒計，派俺專司剿捕海盜，使俺左右為難，認真剿捕吧，對不起舊時朋友；不認真剿捕吧，要受朝廷處分。林某使出這毒計，俺與他勢不兩立。誓必先殺林某，然後再圖調委優差，方能遂俺的心願。」

接著向左右問道：「兄弟們！誰有膽量入京去，取林某腦袋來繳令？取到時賞銀三千兩。」眾盜伙面面相覷，不發一言。保仔連問三次，仍無人答應。

保仔手下要算獨角龍李彪、鬧海蛟周豹兩人最為勇猛。保仔就向李彪說道：「不殺林某，咱們俱無出頭之日。只是此事關係重大，只有你能勝任，還是你往京師走一遭吧！」李彪答道：「並非俺貪生怕死不奉命令，只因皇都重地，禁衛森嚴，只恐不能得手；況且林某與大哥結仇，朝內百官皆知，一旦林某被殺，大哥也脫不了干係。兄弟愚見以為，還是等候林某放外任時，然後在半路將他刺了完事。」周豹也相勸道：「君子報仇三年，徐待機會行事為妙。」保仔只好按住心頭之火，即日帶兵船下海捕盜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